清華簡收捲研究舉例

肖芸曉

竹書寫就收捲,存放於地下。長時間的浸泡使編繩朽壞,竹簡散亂;發掘與盜掘多少會改變竹書的原始狀態。但是,竹書的收捲方式並非無迹可尋。

已有研究對《算表》與《殷高宗問於三壽》的收捲作出考察,認爲均是"兩側先分别對折,再向中間對折"的收捲方式,這與以往對竹書"卷軸型"收捲的認識不同。〔1〕那麽,是否其他清華簡也是這種方式收捲?我們認爲可從以下幾點作出分析。

首先,竹書在地下保存,長時間的放置有時會使竹簡墨迹浸洇在相對的竹簡上,形成反印文——根據反印文即可了解竹簡的位置關係,從而推知簡序與收捲;第二,竹簡在收捲後緊密放置,外力的損壞有時會讓位置相鄰或相對的竹簡同時受損,若兩簡的受損情形十分相似,亦可推知竹簡的位置關係,從而了解簡序與收捲;第三,成卷的竹書越靠外側的竹簡越易受到損害,可根據殘損竹簡位置的趨勢判斷哪一側竹簡在收捲保存時位於外側,哪一側位於中心。

本文即通過上述痕迹對《繫年》和《芮良夫毖》作收捲的試探,並認爲這兩篇竹書都應是"卷軸型"收捲,其中《芮良夫毖》相對特殊,當爲"四分卷軸型"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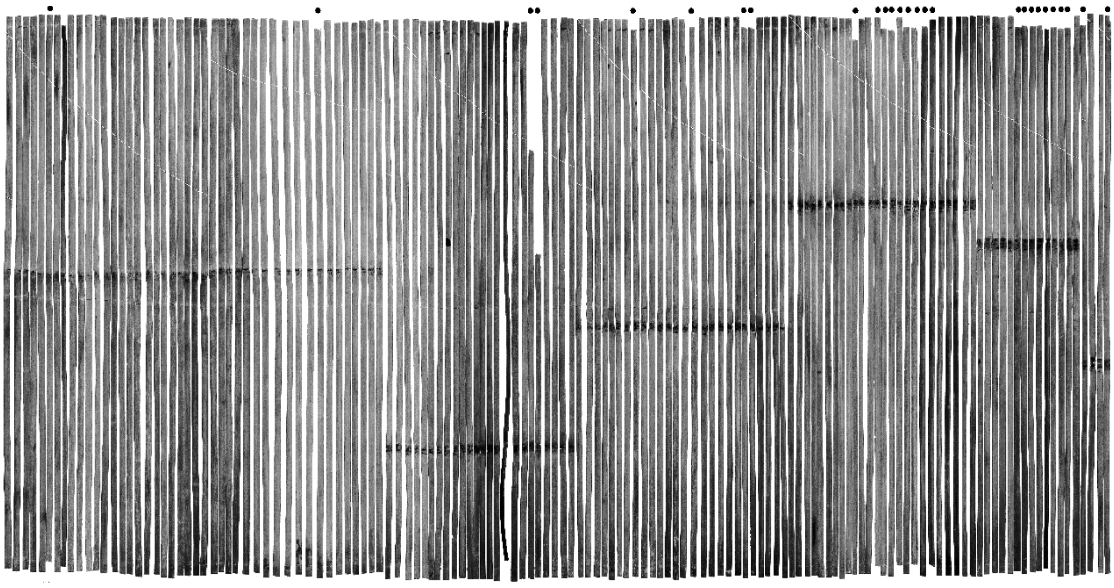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卷軸型 《繫年》

以往研究普遍認爲竹書以"首簡或末簡爲軸,向另一端捲成竹卷"的方式收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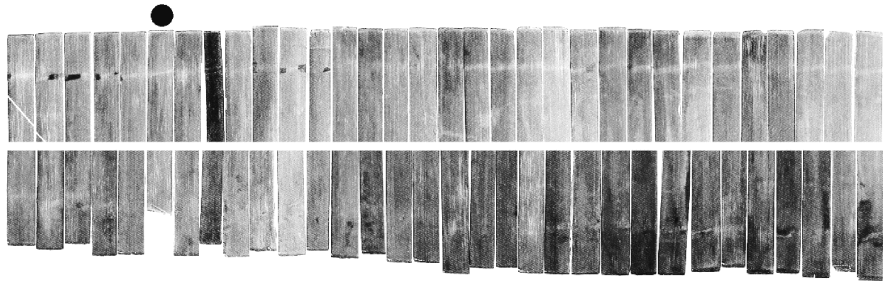
〔1〕肖芸曉:《清華簡〈算表〉收捲方式小議》,簡帛網,2014 年 6 月 12 日,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2031;《清華簡〈算表〉首簡簡序及收捲方式小議》,《第四届李濟考古學獎學金獲獎論文集》2015 年 5 月,後收入《簡帛》第十輯,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;賈連翔:《反印墨迹與竹書編連的再認識》,《出土文獻》第六輯,中西書局 2015 年。

收捲後,竹書在保存的過程中,越靠外側的竹簡越易受到損害。那麽在一卷竹書中,若受損竹簡的數量向某個方向遞增,即可據此判斷:哪一側竹簡在收捲保存時位於外側,哪一側位於中心。位於中心那側的首簡,就當爲收捲時的中軸,餘下的竹簡都以這支簡爲軸向另一側捲起。

根據整理者介紹,清華簡中篇幅超過 100 支的竹書有三篇,已出版一篇,即《繫年》。篇幅如此之長的竹書更傾向單獨收捲,不應與其他竹書編連在一起。以下是竹書背面展開圖。觀察《繫年》竹簡受損情況,將簡首或簡尾受損的竹簡在上端用圓點●標出:〔1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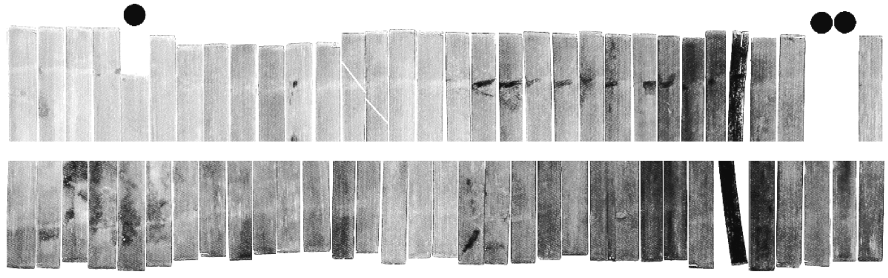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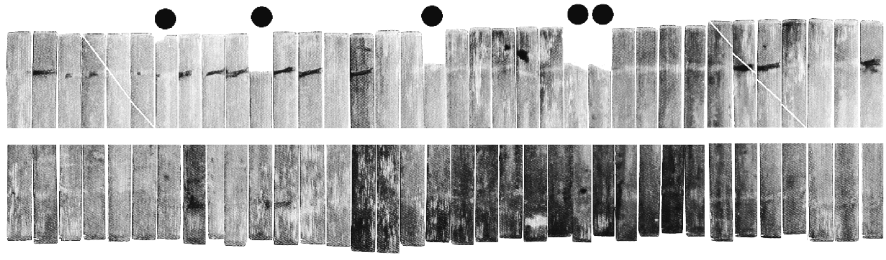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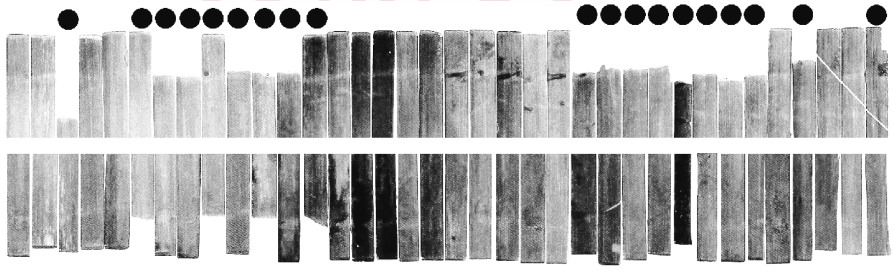


受損通常位於簡首或簡尾,將這兩部分放大:

簡 1—32	

〔1〕簡 8、61、130 爲失水縮小,非是殘斷,詳參大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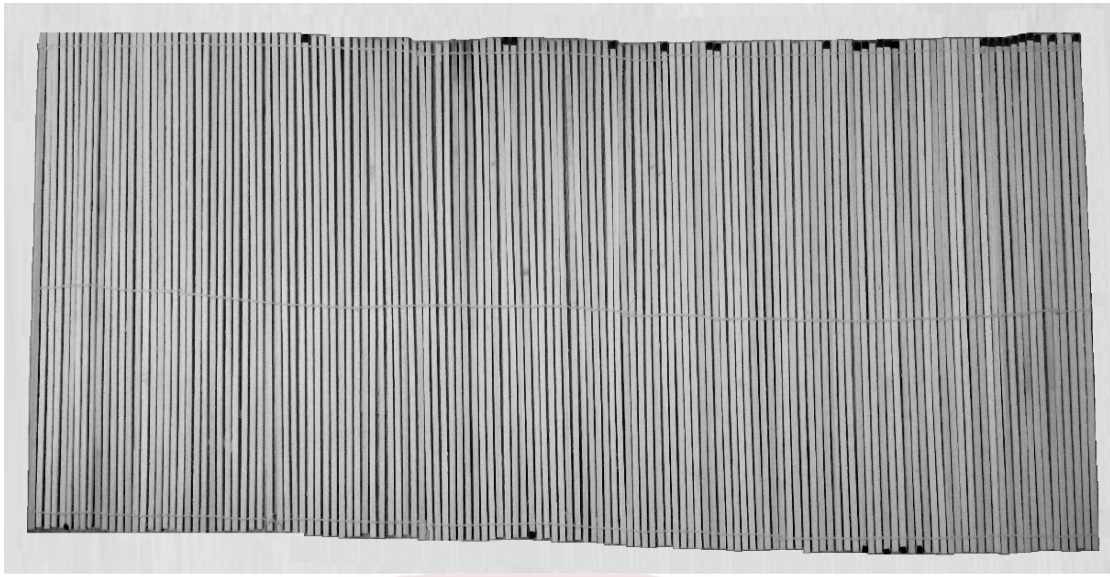
續　表

簡 33—66	
簡 67—102	
簡 103—138	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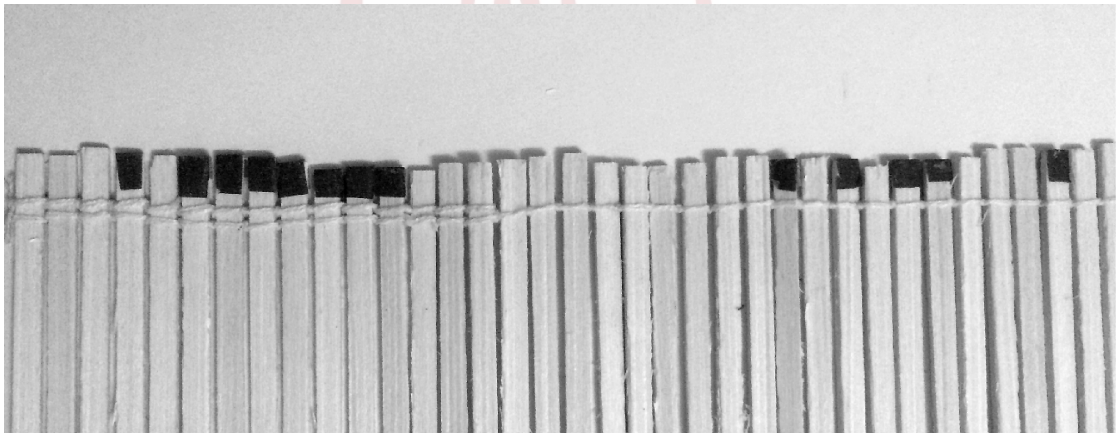
《繫年》越靠近竹書尾部殘損竹簡越多。説明在地下保存時,靠近竹書尾部的竹簡更可能位於竹卷的外部、受到更多侵蝕;越靠近竹書前段的竹簡保存越完整,殘損竹簡越少,説明在地下保存時更可能位於竹卷中心,被外圍竹簡保護。所以,可以説《繫年》的情況更可能是:以竹書首簡爲中軸,向尾簡方向捲起的形式收捲。

爲了探究這些受損竹簡位置的關係,且受實驗考古學的方法的啓發,我們用木片仿製一卷與《繫年》尺寸相同的簡卷:〔1〕

〔1〕《繫年》簡長約 45 釐米,寬約 0.6 釐米。



用深色膠帶將竹簡殘損部位標出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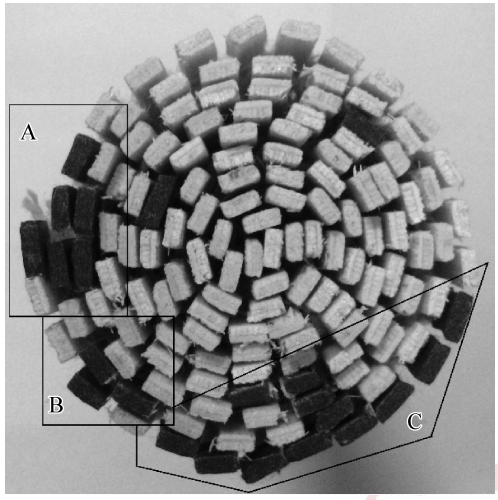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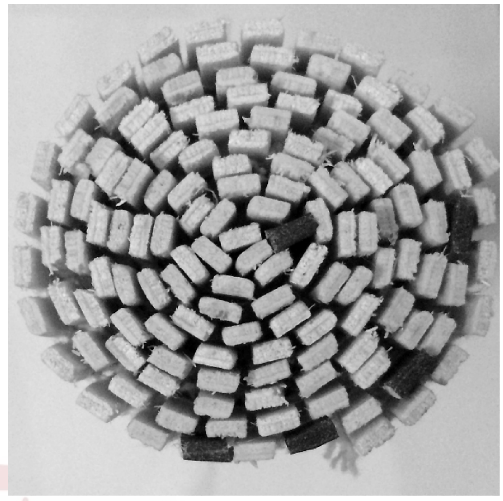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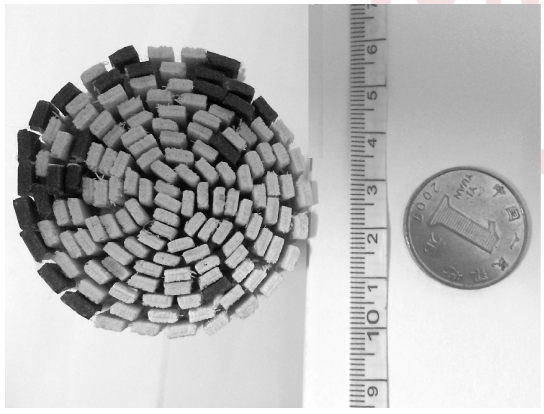
將簡卷以首簡爲軸捲成一卷(見下頁上圖)。

我們看到，殘損簡主要在編卷外側。特別是在編卷頂部，殘損簡基本集中在 ABC 三個區域，説明主要是在這三處受到外力侵蝕，使簡書層層受損。證明竹書是在成卷狀態下受損，更證明《繫年》以“卷軸型”收捲——以首簡爲軸向末簡捲起。

《繫年》收捲後竹卷直徑約 6 釐米，與孫沛陽先生推定的上博《周易》簡數(142)和竹卷直徑相仿(見下頁下圖)。〔1〕

〔1〕孫沛陽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〈周易〉的復原與卦序研究》，復旦網，2010 年 10 月 16 日，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1288，後收入《古代文明研究通訊》第 46 期，第 23—36 頁，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2010 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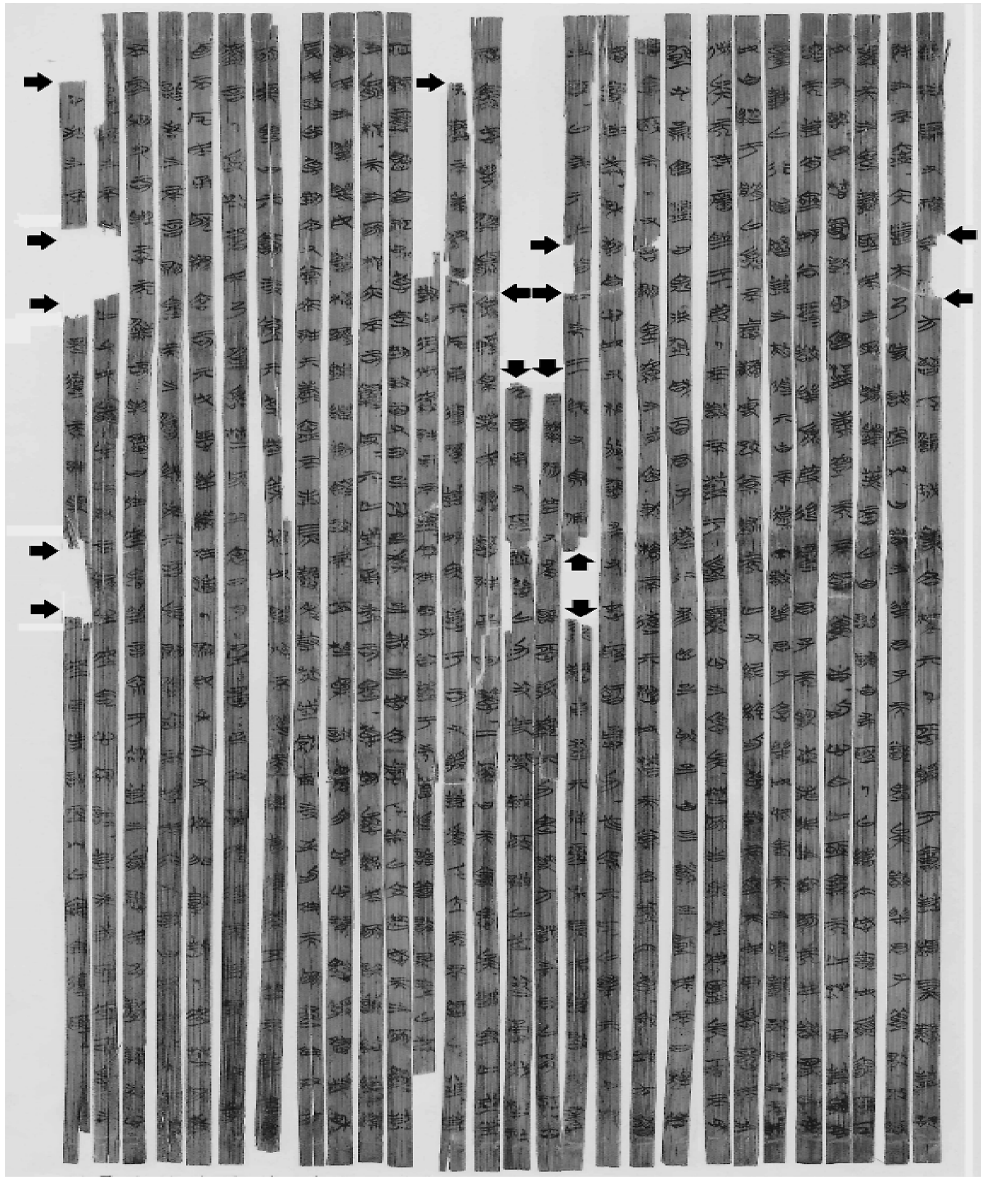
頂　部　視　圖	底　部　視　圖
	

清華簡《繫年》	上博簡《周易》〔1〕
	

二、四分卷軸型　《芮良夫毖》

清華叁《芮良夫毖》一篇有不少竹簡受損,如下圖所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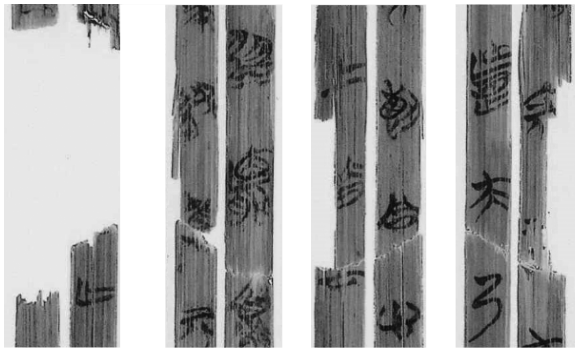
〔1〕上博《周易》圖片轉引自孫沛陽文網絡發佈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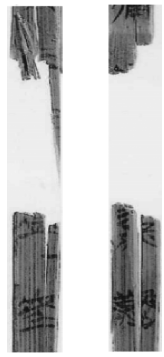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發現,《芮》篇的受損竹簡與《繫年》、《湯在啻門》+《湯處於湯丘》不同,〔1〕並未集中在竹書的一側,而是比較均勻地分佈在整篇竹書上,其中不少竹簡的受損位置與形狀都十分相似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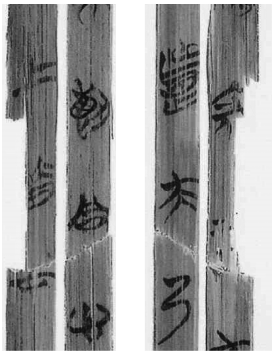
〔1〕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,李學勤主編: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(貳)》第 2—33 頁,中西書局 2011 年;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,李學勤主編: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(伍)》第 10—17 頁,中西書局 2015 年。《湯在啻門》與《湯處於湯丘》原應編爲一卷由賈連翔先生指出,參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:《清華簡第五册整理報告補正》,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,2015 年 4 月 8 日,http://www.tsinghua.edu.cn/publish/cetrp/6831/2015/20150408112711717568509/20150408112711717568509_.html。

組 1：



組 2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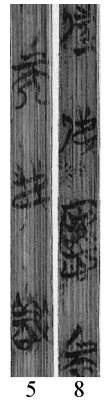


根據這些受損部位與形狀，並結合竹書反印文，或許可以推測竹書的收捲方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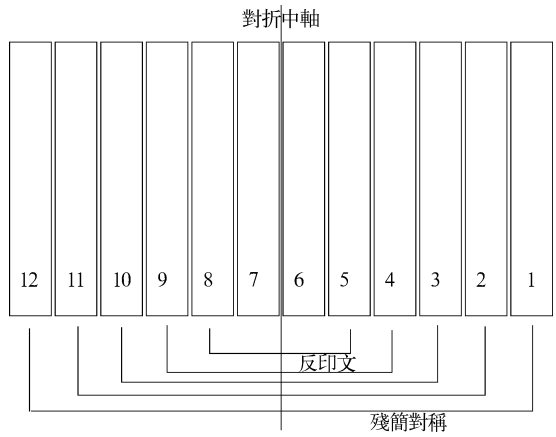
首先，簡 1、2 與簡 11、12 上部的殘損情況基本對稱，如左圖：

説明竹簡殘損或許應在簡 1 與 12，2 與 11 分別兩兩對叠時産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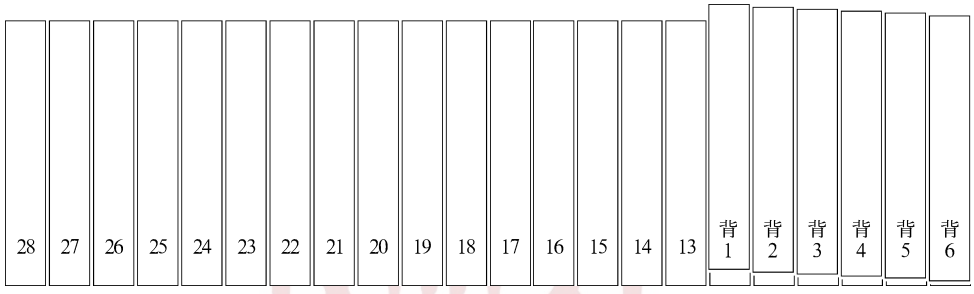
在簡 3、4、5 與 8、9、10 上分別存在一些反印文，並且在簡 3 與簡 10 上端存在相似的裂痕：

簡 3 與 10 （反印文）	簡 4 與 9 （反印文）	簡 5 與 8 （反印文）	簡 3 與 10 （頂端相似裂痕）
			

那麼，竹卷前 12 簡或應以簡 6、7 爲中軸翻折存放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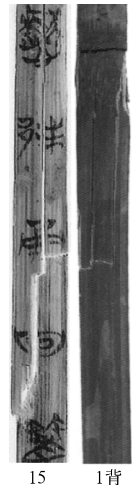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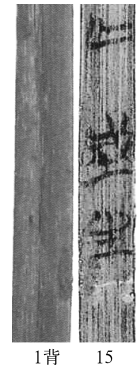


前 12 簡翻折後,竹書形態當是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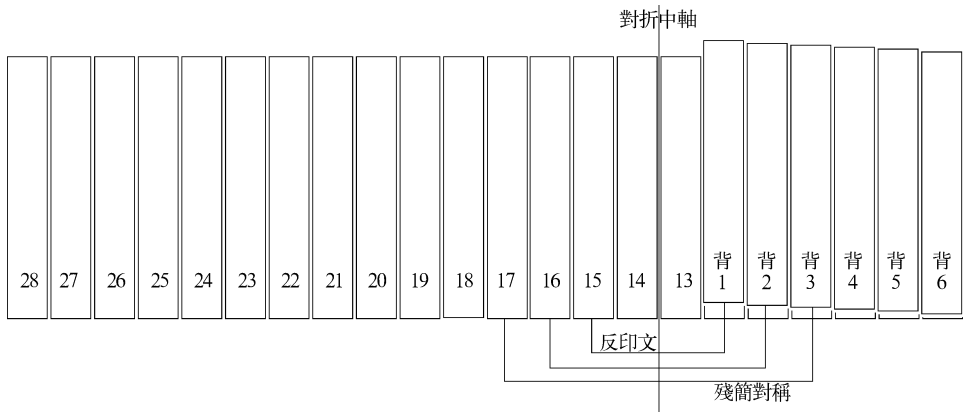


翻折後我們觀察到簡 14、15、16 的殘損樣態與簡 13、1 背、2 背對稱(圖 1)。

同時,簡 1 背與簡 15 正另有一些殘損痕迹十分類似(圖 2),並且簡 1 背部發現簡 15 的反印文及下端污迹對稱(圖 3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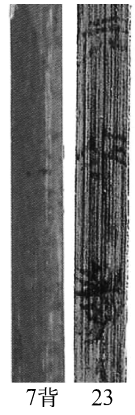
圖 1	圖 2	圖 3
16 15 14 13 1背 2背	 15 1背	 1背 15

可以説在初次對折之後,竹卷又以簡 13、14 爲中軸翻折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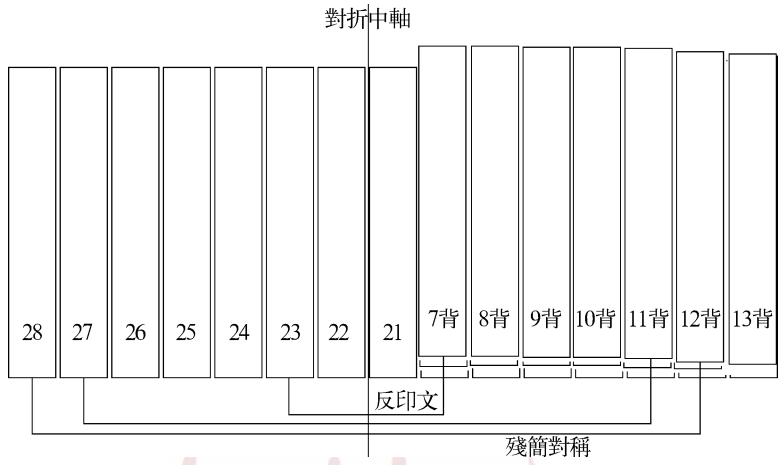


翻折之後,即是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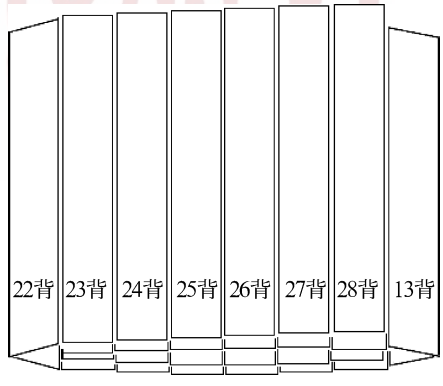
這時,簡 12、13 背與簡 27、28 多處殘損樣態十分相似,如左圖所示。並且簡 7 背存在簡 23 的反印文:



可以説,《芮良夫毖》在經過以簡 6、7,簡 13、14 爲中軸的兩次翻折後,又以簡 21、22 爲中軸對折: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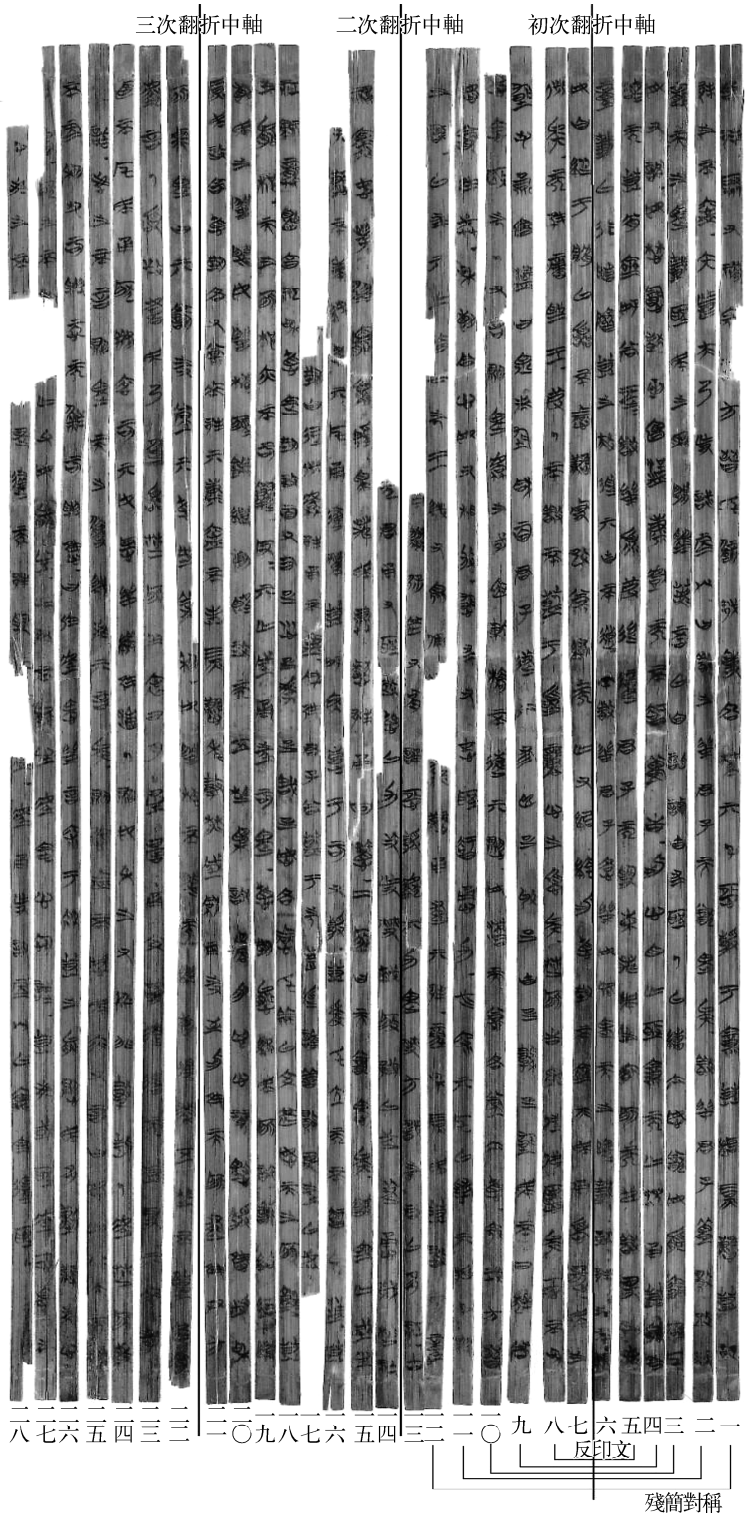
成爲最終的收捲形態: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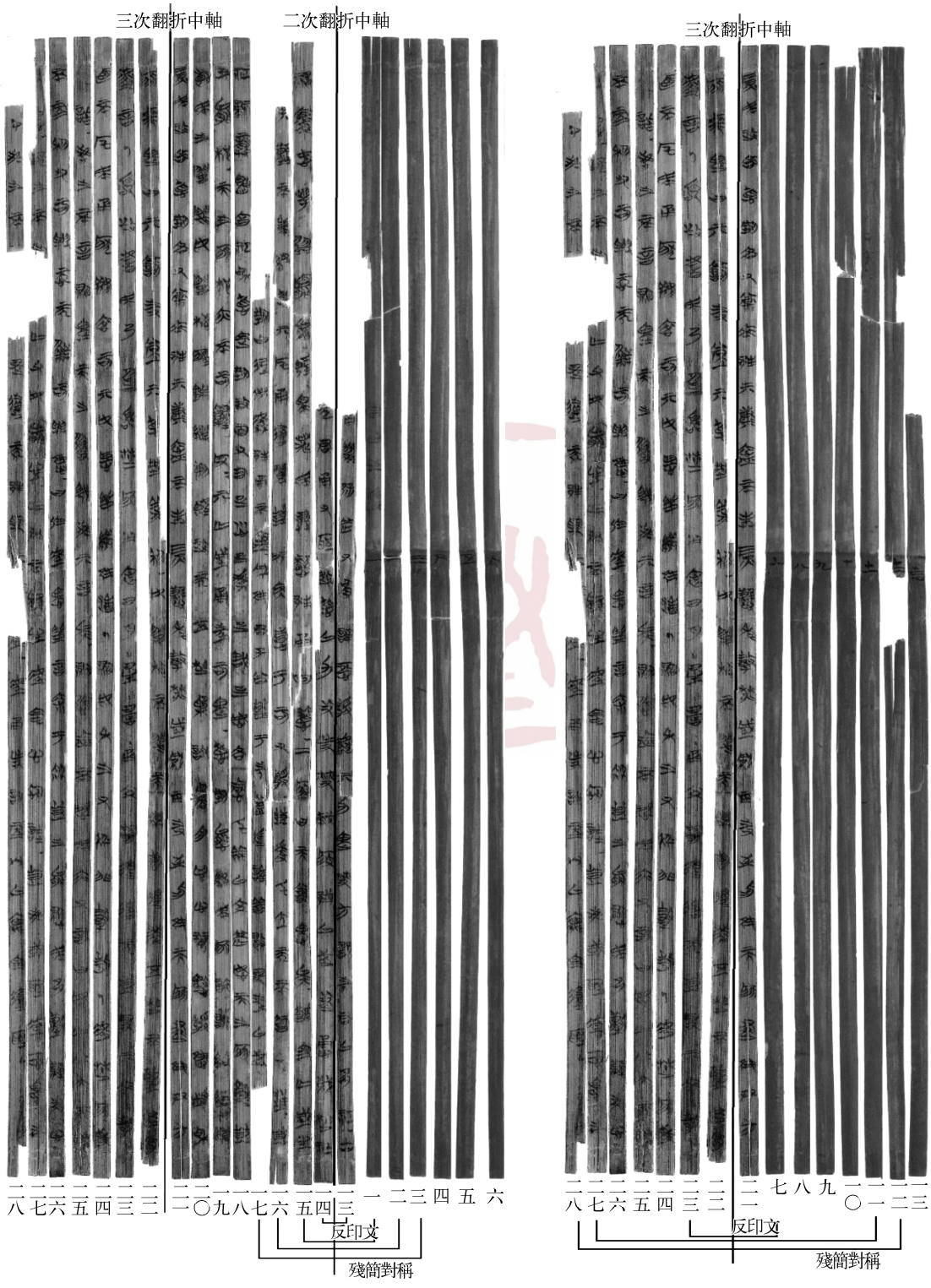
《芮良夫毖》的收捲過程即如後頁圖所示,除對稱受損外,其他受損較嚴重的竹簡 13、14、21、22 恰好位於竹卷兩側,我們知道竹卷邊緣位置的竹簡往往更容易受到損害——所以,受損竹簡的位置,也是此種收捲方式推測的證據。竹卷在地下存放或出土時,右上一側曾遭受外力——這時竹卷四層竹簡重叠,同時遭受損壞,受損位置與形狀相同或相近。

可以説,《芮良夫毖》也是一篇單獨收捲的竹書,它的收捲方式是以六、七支簡爲一個單元,共四個單元,依次向竹書尾部捲起的收捲方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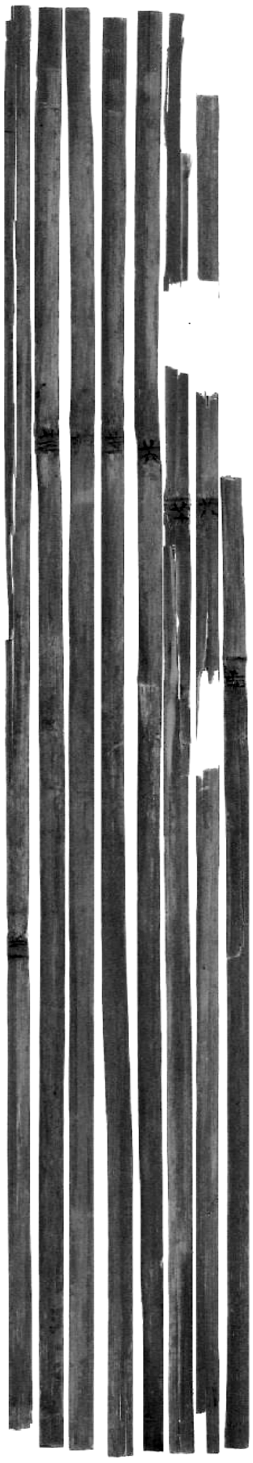
1. 竹卷展開狀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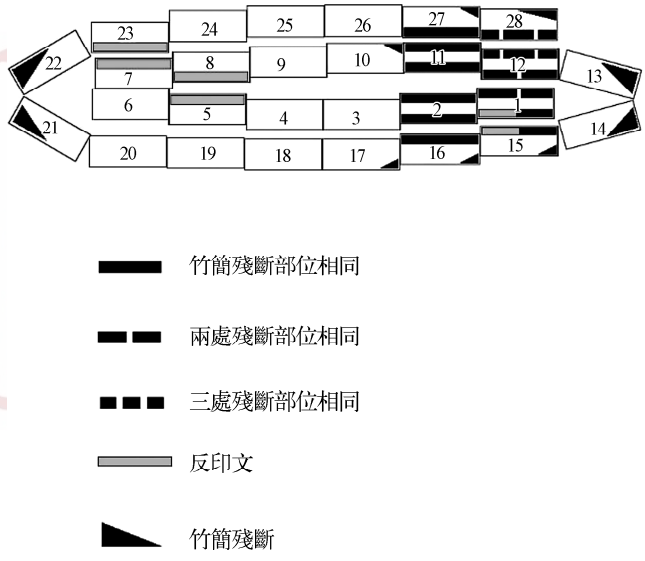

三次翻折中軸
二次翻折中軸
初次翻折中軸
二八 二七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一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
反印文
殘簡對稱

2. 初次翻折之後 → 3. 二次翻折之後



4. 最終收捲形態




23
24
25
26
27
28
22
8
9
10
11
12
13
7
6
5
4
3
2
1
21
14
20
19
18
17
16
15
竹簡殘斷部位相同
兩處殘斷部位相同
三處殘斷部位相同
反印文
竹簡殘斷

我們也曾懷疑,《芮》篇竹卷原本是以首簡爲中軸緊密收捲,經過一段時間的震蕩疏鬆變成今天的"四分卷軸型"收捲。但經過等大竹簡模型的震蕩敲打或長時間放置後,發現外力只能讓緊密收捲的竹卷外層捆扎得不似原來緊密,却無法使竹卷内部的竹簡位置改變,故我們説"四分卷軸型"收捲非是在地下保存長時間外力位移的結果,當是從一開始就以這種方式收捲。

據研究,清華簡《算表》與《殷高宗問於三壽》均是一種"先分别對折、再向中間對折"的收捲方式,〔1〕這與《芮良夫毖》不同,但它們兩次對折之後竹卷也分爲四層,這與《芮良夫毖》相同。同時,《繫年》更可能是"卷軸型"收捲,這與《芮良夫毖》也有相似之處。可以説,清華簡的收捲方式並不固定,值得進一步研究。

李零先生曾指出,帛書分爲"折叠式帛書"與"卷軸式帛書"。〔2〕戰國中晚期的清華簡,正與這兩種帛書收捲類似:《算表》與《殷高宗問於三壽》的收捲即與"折叠式"的帛書相類,其他多數竹書的收捲則與帛書"卷軸式"近似。

紙張發明以後,書籍裝幀形式豐富多彩,存在卷軸裝、梵夾裝、經折裝、旋風裝、魚鱗裝、蝴蝶裝,等等。以往我們對竹簡的收捲形式了解較少,僅卷軸式收捲爲多數學者認可,唯獨錢存訓先生認爲竹書收捲另存在"折頁型"。〔3〕通過對清華簡收捲的研究,我們已發現"卷軸型"(《繫年》、《筮法》、《湯在啻門》+《湯處於湯丘》)、"四分卷軸型"(《芮良夫毖》)與"二次折頁型"(《算表》、《殷高宗問於三壽》)。可以説紙張發明以前的書籍裝幀形式也十分豐富多彩。探求竹書的收捲制度,不僅有益於簡帛學、文獻學的研究,更對書籍史與科學技術史啓迪深遠。

三、一卷竹書的簡數與長度

魏慈德先生曾分析上博簡和郭店簡的情況,認爲在戰國時代,一卷竹書一般包含50支左右竹簡。〔4〕但孫沛陽先生曾根據上博簡《周易》竹簡的缺失情況與卦序復原

〔1〕肖芸曉:《清華簡〈算表〉收捲方式小議》,簡帛網,2014年6月12日,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2031;《清華簡〈算表〉首簡簡序及收捲方式小議》,《第四届李濟考古學獎學金獲獎論文集》2015年5月,後收入《簡帛》第十輯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;賈連翔:《反印墨迹與竹書編連的再認識》,《出土文獻》第六輯,中西書局2015年。

〔2〕李零:《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》第141頁,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。

〔3〕錢存訓:《書於竹帛》第88頁,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。

〔4〕魏慈德:《新出楚簡中的楚國語料與史料》第44—45頁,臺北: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。

出整卷竹書,含 142 支竹簡。〔1〕清華簡中,比較確定獨立成卷的竹書如下:

	簡數	簡　　寬	卷長〔2〕
《繫年》	138	約 0.6 釐米	至少 82.8 釐米
《芮良夫毖》	28	約 0.6 釐米	至少 16.8 釐米
《筮法》	53	約 0.7 釐米	至少 37.1 釐米
《算表》	21	約 1.2 釐米	至少 25.2 釐米
《湯在啻門》+《湯處於湯丘》	40	約 0.6 釐米	至少 24 釐米
《殷高宗問於三壽》〔3〕	28	約 0.65 釐米	至少 18.2 釐米

我們看到,獨立成卷的清華簡一卷包含的簡數與卷長並不固定,最長的《繫年》138 支簡,推測卷長至少 82.8 釐米——孫沛陽先生曾推測上博簡《周易》一卷含 142 支竹簡,〔4〕這與《繫年》的情況相當,這樣的篇幅恐怕在戰國竹書裏算是很長的。〔5〕另一方面,《芮良夫毖》與《殷高宗問於三壽》卷長不足《繫年》的四分之一。可以説,至少清華簡的情況是:一卷竹書的簡數與長度不固定,浮動範圍較大。

一如今天的書籍,我們無法確定地説一本書就該有多少頁:有的是鴻篇巨著,一册上千頁,厚如磚頭;有的薄薄一册,不足百頁。清華簡所反映的戰國楚地書籍的樣態與内涵,遠比我們想象的更加生動豐富。

(肖芸曉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　碩士生)

〔1〕孫沛陽: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〈周易〉的復原與卦序研究》,《古代文明研究通訊》第 46 期第 23—36 頁,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2010 年。

〔2〕由於不知編繩在簡與簡之間所占空間,故認爲卷長至少是簡寬乘以簡數。

〔3〕賈連翔:《反印墨迹與竹書編連的再認識》,《出土文獻》第六輯,中西書局 2015 年。

〔4〕不應忽視的是,《算表》一卷雖然簡數較少,但它的簡寬是其他清華簡的兩倍。

〔5〕根據整理者之一李守奎先生介紹,全部清華簡中簡數超過 100 支的共 3 篇,50 支以上的 5 篇。(《楚文獻中的教育與清華簡〈繫年〉性質初探》,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六輯,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。)